

柳暗花明

顧明道著



柳暗花明

第五回

第十五回 流水落花阿嬌生妒意 興風作浪二憾示淫威

那窗外站立着竊聽二人講話的究竟是誰呢？此人乃是個女性，頭上雲髮燙着那時候最流行的飛機式，身穿藍色的紗旗袍，足踏白鷄皮高跟革履，左手挾着一個藍色的皮夾，右手提一柄花洋傘，因為她鼻上架着一副太陽眼鏡，把她的雙眸隱蔽住，所以旁人一時不易辨識了。她立了多時，見幫中人視若無睹，毫不覺察，她再也忍不住，挺起胸脯，咕略咕略的大踏步走過來。二人方始回過臉兒，見了她，浣花以為是別的遊客，不動聲色，仍講她的話。可是金人偉却早立起身來，向那女郎招呼說：「一聲何小姐，在她背後還有一個四十歲左右的婦人，半老徐娘，豐韻不惡，原來這就是金人偉的芳鄰何美麗小姐。背後的徐娘便是她的母親，也就是何天滿的姨太太，說也真巧，今天何美麗的母親是到戒幢寺去還願的，叫何美霞陪着同行，燒香隨喜之後，尚有餘興，說起西園湖心亭風景甚好，所以便道來此走走。却不料遇見了金人偉，知道這和金人偉飲茗清談的女郎，必是金人偉的女弟子，立達婦女補習學校

裏的高材生，自己方在戀愛金人偉，而未能成熟，因為金人偉若即若離，遊移莫定，平日本亦疑心他必有情侶，所以對於她自己未能傾心相愛。今日見了浣花，果然姿色清麗，勝過自己十倍，無怪金人偉不能專心用情於己了。此時她胸中的一股酸氣直透顙門，不知是妒是怒，咬着牙關，對金人偉冷笑了一聲，且不說話。金人偉又走過去向何美麗的母親叫了一聲何太太。何太太道：「金先生，你也在這裏遊嗎？我們是燒了香纔來的。」照理金人偉應該招請他們到小軒裏去同坐，然因有浣花在内，未免不便，且知何美麗的脾氣最容易得罪人家，所以他囁囁着不多開口。何美麗又冷笑一聲道：「金先生一向不是說很忙的嗎？今日早晨倒有這閒暇和朋友來此作清遊嗎？」金人偉只得答道：「暑期補習班已告結束，今天因陪學生到某女學去報名回來，在此小坐。」這明明是金人偉的遁辭。何美麗也不和他辯駁，又對軒中的浣花緊緊瞅了一眼，和她的母親走向那九曲橋上去了。金人偉道：「對不起，下午有暇當來拜訪。」硬着頭皮回到座上，浣花便問道：「方纔那位摩登小姐你和她相識的嗎？」金人偉點點頭道：「她姓何，是我的鄰舍，故而相熟。」浣花也就一再多問，金人偉又把自己的志向告訴她聽，說自己沒有讀到大學畢業，這也是平生的一個大缺憾。執教鞭雖也是為社會服務，可是對於自己的前途很少進展的機會。以前有個同學姓邵名開天，曾從海外留學回來，現在北平辦報做經理，有信來招他去助理輯務，自己因為缺少新聞知識，所以尚沒有去。一面正在上海南授學校補習新聞系各科，將來也許要到北平一行，以圖發展。浣花也很贊成他的志向。兩人談至將近午時，金人偉要陪浣花到酒



手她必不肯默爾而息，就此干休的。必要在自己面前囉哩囉囉的多說什麼話了。方纔在園裏雖對她說下午過去拜訪，這不過是一時敷衍之話，自己怎高興去實踐？還是在家裏看看書吧。所以金人偉在飯後並不到何美麗那邊去談話，而坐在藤椅子裏看一本新聞學的書。瑞忠兄妹倆切着西瓜給他吃。三點鐘時太陽漸漸移西，金人偉剛到後邊小屋裏洗過浴，穿上西裝，要想帶了瑞忠兄妹倆到城裏觀前街去買東西。忽見何美麗家裏的小婢阿蓮笑嘻嘻的走來，見了金人偉，便說道：「金先生，我家小姐請你過去。」金人偉眉頭一皺道：「可有什麼要事？」阿蓮道：「我不知道。金先生過去了，自會知曉。」瑞貞在旁說道：「今天金先生要陪我們到城裏去，沒有空，明天來吧。」阿蓮道：「小姐交代我一定要樓裏去用午膳，但是浣花要緊回去，再三辭謝。金人偉也不勉強，付去茶資，一同走出園來。其時何美麗早已和她的母親回家去了。金人偉因為從西園到桃花塢，路途較遠，且又在中午，秋陽甚烈，遂代浣花雇了一輛人力車，又代她付去車錢，看浣花坐着回去。浣花自然千多萬謝，甚感金人偉友誼之厚。下學期讀書當格外努力，以期不負愛她者的期望呢。這天金人偉回去後，本來心裏很是快樂，但因無端遇見了何美麗，料想何美麗對於自己很意思，妒心很重，今日給她瞧見了浣花，當然一個題目落於她

請到金先生的，金先生若是不去，小姐必要責怪我了，請金先生去吧。倘然有事，自己可對小姐說的。」王氏走過來說道：「甥兒，去一遭也好。倘然沒有事情，回來後再可入城，否則明天也可以。」金人偉給王氏這麼一說，只得點點頭道：「我就來了。」阿蓮馬上回身走去。恰巧有一個同事差人送一封信來，要他立即作答的，金人偉只得坐下修書回覆。遲延了好多時，只見阿蓮又忽忽地跑來說道：「金先生，請你快去，我家小姐等得心焦了。」金人偉道：「馬上就來。」瑞忠在旁說一聲：「召命召，不俟駕面行。」瑞貞却又說道：「何必這樣要緊？人家又不是吃你家飯的，為什麼今天不自己跑來呢？」王氏搖搖頭道：「不要你們多說。」金人偉遂硬着頭皮，整整領帶，跟着阿蓮走去。他走進了那座小洋房，從白石階砌上走到甬道旁邊小書室前，阿蓮已推門進去。只聽何美麗在室中呵叱道：「怎麼金先生還不見來？教你請人也不會請到嗎？」金人偉踏進室去，見何美麗穿了一件白紗旗袍，半坐半橫的，偃息在皮沙發裏，旁邊小几上一架電氣搖頭風扇，正開着。室中涼風大生。何美麗見金人偉來了，一變平時的笑容，緊緊雙眉，並不立起嬌軀，祇對金人偉點點頭道：「金！你老實說，方纔西園裏那個女學生姓甚名誰？先生帶了學生遊園，大概你們倆的戀愛成熟了嗎？」金人偉聽何美麗對他如此說得太不客氣，他也沒有坐，倚在窗邊，正色答道：「何小姐，你不要信口亂道。編派人家。我是偶然的，談不到什麼戀愛不戀愛。」何美麗冷笑一聲道：「偶然的嗎？恐不止這一次了，否則為什麼偏會被人家撞見呢？你不肯老實對我講嗎？其實你和你的女學生戀愛，也未始不可能之事，人家也不能管你的，是不是？」金人偉

心中也有些氣憤，便直截痛快地說道：「這當然是我的自由，別人家斷不能干涉我的。況且偶然和人喝一回茶，也不能便指爲已有戀愛。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意思？」何美麗給金人偉挺撞了幾句話，勃然生嗔，跳起身來說道：「你不要賴，我自然也不能管你。但是你太不應該了。你當想想我怎樣待你？你却如此無情無義去戀愛女學生！」何美麗說話時，鼓起了兩腮，面孔漲得通紅。金人偉雖知何美麗的脾氣真壞，所以不敢和她十分親近，今日還是第一次見她這般發怒，可是他也不肯平白地受她的委屈，又搓着兩手說道：「何小姐，請你說話謹慎一些。你怎能咬定人家和人戀愛呢？即使我要和人戀愛，這也是我的自由。所謂吹縐一池春水，干卿底事？有什麼應該不應該？我和你也並無什麼……」金人偉的話還沒有說完時，何美麗早把腳向地板上一蹬，道：「你和我沒有什麼嗎？不錯，你和其他人戀愛，我爲什麼要管你呢？今天你說這些話，我可知道你的心了。你有你的自由權嗎？大約被那小妖精迷昏了，所以對我說出這些話來。但是我總要說你不應該的，因爲你完全沒有知道我的心啊。我說話一向如此的，沒有什麼謹慎不謹慎。此事我一定要一管，你又怎麼樣？你算對我發脾氣嗎？我姓何的是受不了人家一句話的。」金人偉聽何美麗越說越不像話了，自己留在此間和她鬭嘴，算什麼呢？遂又對她說道：「何小姐，你教我來就是爲說這幾句話嗎？我已領教過了。我那裏敢和你發脾氣？惹人家說我不知好歹。我去了，還有別的事呢，再會吧。」金人偉說畢，回身向外便走。何美麗恨恨地說道：「你有什么要事呢？還不是同女學生去逛嗎？好，我的說話你竟置若罔聞嗎？你這人真是無情無義，沒良心的東西，忘記了

我們以前待你的好處嗎？哼！你別要輕視我是個女子，惱怒了我時，你也不得安甯。我這口氣總是要一吐的，看你們成就好事吧。」何美麗惡狠狠說時，金人偉已走到甬道外面，也沒有聽清楚，自願走回家裏。瑞忠瑞貞見金人偉一會兒已走了回來，便問何美麗呼喚何事，怎樣馬上便走回？金人偉也不便直說，只說沒有什麼事。於是他就帶着瑞忠瑞貞兩人到城裏觀前街去了。等到學校開學，浣花入校時，因為成績優美，所以金人偉和衆教員特許她跳了一班，實在她的英文也進步得很快。雖說是她用功所致，但若沒有金人偉悉心指導，也不能到這地步。這樣一來，浣花在校中嶄然露其頭角了。教員們和幾個舊時學生知道薛浣花是金人偉的得意高足，有心栽培出來的，便不免要和金人偉說說笑話。金人偉對於浣花也確乎滿儲着憐愛之心，大意思思的。浣花當然也認金人偉是風塵中惟一的知己，除了星期日沒有一天不聚首的。金人偉因為在新開學的時候，將各學生編排班次，分配各教員授課時間，登記學生學籍，製造表格，所以較平時忙碌，常在校中辦事，在家的時候很少。至於何美麗處自從那天負氣走回以後，一直沒有去過，所謂落花有意，流水無情，他本來是沒有意思的，何況現在又有了浣花，更是處若忘，行若遺了。有一天是星期日的上午，他沒有出去，何美麗又遣小婢阿蓮來邀他去談話。金人偉不肯前去，只說適有要事，急待外出，無暇趨前。王氏勸說也無效。阿蓮快快而去。金人偉自顧出去了。他和浣花的情感日益融洽，每天放學後，浣花仍要從他補習半小時，金人偉得空時總和她談天。二人歡好無間，彼此心頭已茁生了情苗愛芽。一天浣花補習後獨自挾着書包，辭別了金人偉，走出校

門似乎瞥見在她的對面人行道上有一個女子向她十分注意地緊瞧。浣花走了數步，回轉頭去看時，見那女子似乎在那裏見過的一時記憶不起。又走了數步，想起此人就是自己和金人羣在西園飲茗時遇見的何家小姐，不過今天她沒有戴太陽眼鏡身上穿一件印花綢的單旗袍式樣雖是摩登，然而她的容顏却是不甚高明，教人看了，絕對生不起美感來的。浣花這時一路想一路走，已至阿黛橋畔再回頭去看時，何美麗正走在她的後面，相距約二三十步路，浣花也不疑心，以爲何美麗也是走到這裏來的，埋着頭儘走。等到自己走至吊橋上面回頭望下一看，只見何美麗也走上橋來了。浣花仍不猜疑，以爲何美麗有事進城，恰巧和自己走在一起。她進了閨門，急急地趕回桃花塢，因爲今天榛苓小姐請客，自己要在一邊伺候的。但當她走進方家大門時，何美麗也從她的背後悄悄地走過來，立在門前向方家大門端詳了一下。見門上張着桐城方廬的銅牌，又有吳中尊孔會辦事處的牌，她點點頭，自言自語道：「原來就是方老頭兒的家裏，不知她是方老頭兒的何人，我不難探問明白的了。」立即回身走去。可是浣花却沒有知道何美麗曾躡足追踪至此的。最近期間她在方家倒很得自由，常在榛苓房中侍奉。榛苓很是愛她，仍准許她去求學，且有時自己也指導她一二，所以浣花外有金人偉，內有方榛苓，啓發指示，學問進步之速，自可不言而喻。而方仁剛因爲浣花已有他女兒保護，自己也不敢過於妄爲，不再作癩蝦蟆的癡夢，且也沒有機會給他，他只得另想別法了。這時已過八月中秋，快近重陽。金人偉在學校裏辦公之時，忽然有兩個不速之客前去見他，一看名片下印着管大勇和陳強的姓名，而在

管大勇三字旁邊另有一行小字註着道：「卽小棺材。」而陳强的名片上也註着「卽陳三官」數字。金人偉就知道是城外的白相人，暗想自己在學界上服務教育，平日規規矩矩，謹守繩墨，和外邊人罕有來往，絕少糾纏，這兩個白相人來找我，是什麼意思呢？但人家既要見我，自己也不必怯而迴避。遂教校役引到教務室裏來。一看先前走的乃是一個矮大胖子，穿着一件黑綢長衫，剃着和尚頭，挺胸凸肚的甚是傲睨。背後一個瘦長的漢子，穿着一身工人裝，年紀較輕，頭上斜覆着一隻鴨舌帽，兩隻眼睛骨溜溜的宛如貓頭鷹一般，東張西望。金人偉明知來者不善，只得招呼他們坐下。那個矮胖子坐了下來，便對金人偉說道：「這位是金先生嗎？久仰久仰。鄙人是陳三官。」又指着那瘦長的漢子道：「這是我弟兄小棺材管大勇。」金人偉點點頭道：「很好，你們兩位到敝校來找我，可有什麼事？」陳三官道：「有一些小事要和金先生談談。」金人偉道：「請教請教。」陳三官道：「我們在外邊是到處走動，消息靈通的。風聞金先生在此主持婦女學校教務，成績很好。然最近頗有人傳說金先生愛上了一個姓薛的女學生，常常同出同進，很不雅觀，恐怕這事傳給教育當局，以及一般社會人士聽了，那麼金先生的名譽豈不要大受影響嗎？而且貴校的校譽也要被先生一人連累壞了。如此我等今天前來不避嫌疑，特向金先生下一忠告，希望金先生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千萬不再要和那姓薛的學生過於親近，有什麼曖昧事情，否則恐非先生之福。」陳三官這番話雖是平白地誣譏金人偉，但也說得婉轉動聽，在白相人口吻中倒也很難得了。然而金人偉聽了這話，不由十分氣憤，便道：「怪哉怪哉！我們校裏確乎有

一個姓薛的女學生，因為她非常聰明，十分好學，教師們大都歡喜她。我也另外分出一些功夫來教她補習。但這是學校內常有之事，不足為奇，何勞外界人士注意。至於說我和姓薛的女學生同出同進，這也是莫須有之事。不過先生和學生總是很親近的。我既然做了她的先生，不能不在一塊兒教授講解，有什麼雅觀不雅觀呢？這真是小事情，不值得驚天動地。我金人偉自問尚是知識份子，愛惜名譽，決不會做教育界的蝨賊，敗壞學校的名譽，這一點尚可自信。二位從那裏聽來這種不實的消息？務請不可聽信人言。多謝二位的美意。」金人偉說罷，矮胖子剛要開口，而小棺材管大勇早搶着冷笑一聲說道：「金先生自以為知識份子嗎？我以為這種事在知識份子中間是常有的事。我們不過為熱心起見，所以前來通知一聲。金先生肯聽我們的話，在行為上加以檢點，這自然是最好之事。如若金先生不以為我們之言為然，傲慢自大，不慎人言，那麼我們也不能原諒金先生了。請金先生注意，我們弟兄很有義氣，決不容敗類在此間金闔一帶胡鬧，這是我們可以在金先生面前誇口的。我們的老哥陳三官有誰不知？金先生是不是？」金人偉聽小棺材的說話較為蠻橫，帶有數分恫嚇之意。他就說道：「這個當然，我也知道。不過凡事實則實，虛則虛，不實之事叫人家怎肯接受？二位請忍耐，且用冷靜的頭腦徐觀其後吧。」陳三官道：「金先生說的也不錯，我們自然要留意看清楚。所以今天不過先來知照一聲，否則我們也不會和金先生這樣客氣了。金先生既是明事理識時務的，請你懸崖勒馬，一省吾身吧。還有一句話也要忠告金先生時，就是一個人受了人家的恩德，千萬不可忘記，否則便是忘恩負義，我們弟兄

對於這一層是最重要的。金先生是讀書人，不至於連我們也不如吧。」說罷微微一笑。金人偉聽他話中有刺，一時沒有什麼話可以回答，只得說道：「這當然不消說得的，受了人家的恩，豈有不報的嗎？」小棺材也說道：「既然金先生知道的，那麼我們不妨靜觀後步，但請金先生切莫忘却今日我們向金先生說的話，否則後悔莫及。」陳三官道：「言盡於此，我們再會。」說着話，二人一齊立起身來，向金人偉點點頭，告辭出室。金人偉送至教務室門口，也不高興再送，目覩二人揚長而去。他回到書桌前，坐下身子，將兩手扶着頭，細細思量，覺得自己作事未嘗不可謂非謹慎，在學校裏和同事以及學生們感情都很好，並無開罪人家之處，自不致有什麼仇人。況自己雖和浣花比較旁的學生形跡稍密，然也頗知自愛，並沒有什麼不可告人之處，給人家飛短流長，興風作浪，那麼這兩個妄人特地趕來和我說那些話，究竟是什麼根苗呢？我知他們是風馬牛不相及的，要他們來干涉什麼？那姓陳的說話尚可，而那個別號小棺材的却很有幾分蠻橫。說不定以後還有什麼問題呢？究竟他們的目的何在？倘然爲了要敲詐我，那麼一則我和浣花並沒有什麼把柄在他人手裏，不過情誼比較濃厚些罷了；二則我是個窮措大，他們二人若果明悉我的身世，也斷無向我來敲竹槓之理。奇了！奇了！」金人偉想了一刻，忽然把手一拍，書桌道：「是了，一定是她教唆出來的。」我和浣花的事，千人什麼決無他人掀翻醋罈，惟有何美麗那天在西園遇見之後，她就教我去，欲向我責問，被我挺撞了幾句而走，以後我從未再上她家的大門，她也沒有到我家裏來過，可知她有深恨於我，她的父親是個很有名的老頭子，閭閻門一帶誰不在他

的下面？徒黨甚多。那兩個妄人安知不是何美麗指使出來，故意與我爲難的呢？至於何美麗的用意是不難猜得的，不過因爲她不欲我和浣花親近，有意要分散我們，破壞我們，所以不恤出此卑鄙惡劣的手段。唉！她真是毒辣的女子，金魚缸裏的黑魚精。豈知我金人偉是個自愛的人，高傲的人，像何美麗這種女子，雖是富有，而完全不在我的心上。她無論如何，得不到我的愛心，反愈增加我的厭憎。而我與浣花的情誼如金鈿之堅，豈她所能分擘的呢？我只是不理會他們便了。包管她黔驢技窮，奈何我不得。好在我與浣花十分光明磊落的，自古道正能克邪，怕他們做甚？於是金人偉也就把這事淡忘下來，且在浣花面前也沒有講起一句話，恐防浣花聽了反要耽憂。這樣隔了半個月，已過滿城風雨的重陽。星期五的下午，金人偉授課完畢，照常又教浣花補習。當他教浣花時，門上忽起剝啄之聲。他立起身去開了門一看，是校長來了。便問可有什麼事。校長一見室中有浣花坐着，也沒有走進來，便對金人偉說道：「略有些小事，待你授課完後，我再和你談吧。」說畢，回身走去。金人偉見了校長吞吞吐吐的態度，心中便有些懷疑，只得仍坐下去教書。但他教書也沒有心思了。課畢，浣花因知金人偉有事，她也不再多坐，便告辭而去。金人偉馬上走到校長室裏來。校長正坐着等他。一見他來，請他在寫字檯對面坐下。金人偉便問校長可有什麼事吩咐？校長遂從抽屜裏取出一封信來，遞給金人偉，說道：「金先生，請你先一覽這封信吧。好不蹊蹺！」金人偉接過去，抽出信箋，一看之後，不覺勃然變色。

第十六回 一封書誹語傷君子 百步巷深宵鬥暴徒

着道：

金人偉接到手中展開的書信，乃是一封無頭信，是寫給校長先生的，把金人偉痛詆一下。信上寫

校長先生大鑒：學校者，乃教育神聖之地，當以禮義爲重，斷不容有敗類竊踞其間。不謂貴校今竟有一敗類，肆意妄行，先生其知之乎？敗類謂誰？即教務主任金人偉也。金人偉者，性非溫厚，地實寒微，夤緣得寵，謬膺教席。乃不思學生謀幸福，營宮圖改良，反而逞其獸慾，誘惑女生薛浣花，借教育之美名，謀戀愛之捷徑，人言嘖嘖，罪狀昭著。孰意先生竟懵然不之知乎？若任其胡亂妄行，則滿城風雨，狼藉聲名，金人偉個人之名雖不足惜，而貴校之校譽亦將一敗墮地，莫可洗濯矣！先生主持全校，豈可任意放縱私人，包庇不肖？某等不忍貴校事業一旦墮於敗類之手，故敢斗胆進此忠告。所望先生秉公處理，顧惜校譽，當機立斷，毋稍徇情，立將金人偉撤職，薛浣花開除，則陰霾去而光明現，貴校聲名尚可保全，否則醜事愈演愈多，莫謂蘇州全社會人士皆蒙於鼓中，不聞不見，須知一般關心教育之流，口誅筆伐，大事聲討，決不爲先生恕也。恐以後雖欲追悔，亦無及矣！謹佈區區幸三思之。此請教安。

誅奸人白。

這封無頭書信寫得十分嚴厲，而書中「敗類」「不肖」「獸慾」等諸字映入金人偉的眼簾，更使他十分憤怒。若不是爲了校長在一邊時，早要把這書信撕個粉碎。校長見他的臉色發了青，十分難堪，便徐徐對他說道：「金先生，你在外邊可有什麼冤家？試猜猜這是那一種人寫來的。」金人偉氣咻咻地說道：「校長先生，你也相信在這信上說的事嗎？」校長搖搖頭道：「我就是爲了不信，所以給你一覽，而和你開誠佈公的詳細談談。」金人偉把書信交還校長，咬緊了牙齒，說道：「我雖然自問行爲上沒有什麼不檢點之處，尚知自愛，然而有一個入却是和我有些過不去，也許這封匿名書信就是此人教人寫來的。」校長點點頭道：「不錯，這個祇有金先生自己知道了。我知金先生在本校大概沒有什麼冤家。我很看重金先生的人格，像信中所說的事決不至於有的。薛浣花也是個很優秀的學生，平日言行很規矩，沒有人說她的壞話。但是那人何以牽及她呢？」金人偉道：「校長問得是。這個我也要解釋一下的。我對於薛浣花的形跡確乎比較別的學生親近得多。」金人偉說了這一句，校長對他微微一笑。金人偉又道：「這不過因我對於她的身世頗有同病相憐之感，而於她的好學深思也十分敬愛，所以自願多費一些功夫，盡我所能的去教授她，希望她將



來可以造就。」校長點點頭道：「誨人不倦，循循善誘，這正是我輩優爲之事，人家也斷不能即此一點，平空興起譏言，侮辱金先生。」金人偉道：「還有下文哩。」便又將他自己和何美麗相識的經過，以及何美麗聽見他們在西園飲茗之事，直至陳三官小棺材來見自己施以恫嚇的話，一齊源源本本奉告與校長聽。校長道：「中間有了這種流氓在內，便很討厭了。怎知那兩個便是何美麗指使出來的呢？」金人偉遂又將何美麗的父親何天滿的大名告訴，且說道：「何美麗常在外邊東跑西走，和她父親手下的熟識，這事一定是她在內幕主動的，她完全出於妬恨之心，因恨我的緣故，而將薛浣花牽連在內了。我已將一切的經過老實告訴校長，也因校長平日很知我的，所以不敢隱瞞，還請校長如何酌奪吧。」校長道：「我當然相信金先生的話。這種匿名信件本來也是不正當的，何況又是起因在何美麗一個女子，不值得去驚天動地當一件事辦。但是何天滿這個人我也一向知道他的名氣，此地普益社中的事有時也要仰仗他相助，若然他要來干涉時，這事就不好辦了。也許這不過是何美麗在暗中的主張，全用着暗箭傷人的手段，恐怕他父親是不知情的。自古道見怪不怪，其怪自滅，我們且抱不理會態度，看他們又怎樣？好在金先生的人格，我們大家信服的，我決不至於疑心你。你且由他們去鬧休，不至於有什麼大事鬧出來的。但爲免貽人口實起見，即日起請金先生對於浣花私人的補習暫時停止，青蠅之譏也可消弭於未來，不知道金先生的意思如何？」金人偉又着雙手答道：「承校長先生這樣的愛護我，五中感激，自當聽從明教。此後戰戰兢兢當愈益謹慎，使小人無所施其伎倆。」校長道：「好

就是這麼辦吧。」於是金人偉告辭出來。雖然校長不信函中之言，對於他特別信任，然而在他的心版上宛如受了深深的鎗刺，難過得很。想想何美麗太是可惡，愛情這樣東西不可有絲毫勉強的，不比別的事情，她如何可以強要他人接受她的愛呢？我不愛她，她偏偏向我纏繞不清，不肯放鬆，這不是孽障嗎？她知我和浣花親密，心懷嫉妒，竟先使流氓向我恫嚇，再寫匿名信與校長，明明是要拆散我和浣花的因緣。唉！恐怕她枉費心思吧。像這種行為更使人厭惡，可恥極了。他這樣想着，當他回家時候，走過何美麗家的大門，他不由對着紅樓，暗暗咒詛。回到家裏，悶悶昏昏，不發一言。姨母王氏知道他的脾氣，遇有不快樂時，他就不肯多說話。近幾天回家來，總是不大開口，今天面上更是一無笑容，可知他不愉快之極了。料想沒有別的事，又定爲了何美麗的事情。照王氏的眼光看來，何小姐家道富裕，她的父親又是地方上很有勢力的人。既然何小姐不以富有自驕，肯垂青於一個簞人子，那麼這頭親事大可結合，將來可以多得一份家產，且可倚仗丈人峯，謀得較好的職業，不是比做教書匠好得多嗎？因此她以前在何小姐芳踪常來之時，也曾向金人偉談過。然而金人偉對於何美麗全沒有愛的表示。以爲齊大非偶，何美麗不是他理想中的對偶。至於問問他理想中的對偶可有其人，他也沒有說。近來對於何美麗的蹤跡益發疏了，完全一句話也不提起。而何美麗也沒有來過，可知二人的情感破裂了。但尙沒有知道金人偉和浣花接近之事，所以一時也摸不着頭腦，無語可慰。金人偉也不欲告訴他們，仍自悶在肚裏。次日金人偉授課以後，在教務室裏坐定。浣花照常挾了書包，珊珊地走進教務室來。剛纔在金人偉